



【记忆】

## 家住虞河头

□许志杰

我常对人说,我家住在虞河头。河的四条涓涓源流汇合在村子中央,穿过一个叫东王松的庄,我家就在其中一条支溪旁边。记忆中溪水长流不息,一座小桥使地堑变通途,小溪的西边叫围子里,东边称东门外。过去我们村是有一道坚固的村墙的,以村墙为界分为里与外。依河道东侧筑土院,多了烟火缭绕,因而有一个好听的名字“东崖上”。小桥流水人家,很像说的我家这里呢。

有人便问,虞河是怎样的一条河,咋没听说过呢?虞河是这条河的官名,多用在行文官话里。它的名气很小,在当地很多人并不知道河的真名,比如虞河上游流经的第一个大城市坊子,这里的人们把它叫东河。与坊子隔河相望有一个不大的蒋家村,庄里的人管它叫西河。估计,即便虞河水哩哩哗啦淌到潍县城,城里人也未必通晓四方,知道它的大号,说不定与乡下人一样东河、西河地叫着。虞河全长只有75公里,却算得上是条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效益很高的城市内河。潍县乡土志记,古时候它叫“溉水”,此“溉”是否与灌溉有关不甚清楚,如有哪怕一丝瓜葛就可猜测古时溉水是一条用来浇地的水渠,那么再进一步能否断定为一条人工运河?没有可靠的资料佐证不敢妄断。虞河还有一个名字叫东丹河,听上去很浪漫,说起来挺顺口。河流经过近几年的整治,看上去似有些俊俏的模样,与这个好听的河名大致般配。没有文字解释“东丹河”的来由,知晓者更少,就此打住也符合它眼下的名份。

在此喜提大舜爷,传说他的老家在我老家东王松村往南近二百里的诸城腹地,具体地址不详。由此往北去百里有一个产酒的地方景芝,此地多做酒高手,喝酒也是相当有趣,一本名为《芝镇说》的乡野文化小说描写很到家。听作者说,小说的第二部还把我的名字写了进去,值得期待。景芝人将大舜奉为白酒鼻祖,景芝酒里散发着三皇五帝的那股味道,血统纯正。我曾祖父曾经开过一个小酒坊,以他老人家肚里那点文化水,大概想不出大舜是酒祖如此宏大的主题,再说那时候也不兴这个。从酒乡再往北就是虞河流域。虞,以字义解,好似包含的贬义居多,尔虞我诈便是,还包括预测、忧虑等含义。我倾向于为纪念大舜而为“虞河”,传说大舜在周朝时曾建立了一个叫做虞的小国,历史学家指定在今山西省平陆东北。为纪念这位创国帝王,虞河流域的一帮文化人把这条流过自家大门口的小河命名为虞河,并写进相关文献而得以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可能,虞河流域曾经盛长一种叫虞美人的草本植物,长在河边,随风摇曳生姿,令一帮风雅之士心心念之,取名虞河。我家住在虞河头,我希望虞河名字来源于此,若是名叫“虞美人河”更好,一定名声大噪,不会像现在这样寂寂无名。想象春天虞美人河边花草斗艳争芳,观者如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还可以把这里发挥成《诗经》的创作基地,请名人写个字,挂上牌,又是一番气象。

只是,“溉水”“东丹河”也好,“大舜爷”“虞美人”也罢,已随潺潺虞河去了渤海湾,这里的

人还在延续着老辈人的叫法,他叫东河,你叫西河,而在我老家,它是一条无名的河。我的脑海里,最难忘的是流火七月,夏日炎炎,热得没处躲没处藏,村东头的水库便是我们纳凉嬉戏的好去处,最热的那些天几乎以此为家。话说这座水库,原本是一处汩汩清泉,透明见底的泉眼全年无休,泉水顺着一条土路旁的小沟蜿蜒而下,来到村子里,与其他溪流汇合,壮大起来,携手去了更远的地方。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借着大集体的力量,村里人以泉为基,开挖出一个深3米、宽10米、长约100米的迷你型水库,将泉水和雨雪水圈在一起,涝可排水,旱能提水灌溉。水库周边成了村里的良田,亩产小麦200斤。喜的是,于我等孩子而言,水库成了我们好玩的地儿。那会儿也没有什么游泳裤之累赘,天热,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舒坦。冬天结了老厚的冰,成了一座天然冰上运动场。没花一分钱,练就了各种不规则姿势的游泳、冰上杂耍。那会儿农村生活条件差,孩子都是散养的,因有类似水库这样要的天地,留下好多幸福的记忆。离家谋生几十年却一直挂在心上,回去看看,水库还在,心满意足。

村南的三角湾是虞河的另一水源地,顾名思义,这里的水来自一个像三角形的水湾,可能过去曾经是个三角形,我认识它的时候就已经被拉长。湾深齐腰,脚下尽是淤泥。与水库的深水和清凉不一样,三角湾系流水形成,水浅又热乎乎的,小一点的孩子喜欢到此一游。孩子多了,淤泥被搅得翻来覆去,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泥糊汤子挂满全身,面目全非。三角湾的上游、下游各有一个神秘的深水湾子。多深?我从未见过底是啥样,年复一年,一般的水,那么平静。湾子边长满水草,春天开白花,秋天是淡黄色的茎叶,把田野打扮得十分精致。胶济铁路还从我们村南经过的时候,蒸汽火车头冒着浓烟,鸣着汽笛,载着全国各地的旅客,呼啸而去。我常站在离三角湾不远的铁路边等着父亲开的那列火车路过,父亲看着我就会拉响汽笛,向小儿挥手。有时候父亲在线路允许的情况下,还会放慢火车的速度,把自己的一份工作餐装在铝制的饭盒里,轻轻放到铺路上。里面有米饭和肉炒的菜,喷香喷香的。写到此,那味道就好似飘满了书房,馋得我直想流口水。还隐约听到远去的列车那悠长的汽笛声,盼着父亲和他的火车下次路过三角湾,我还会站在那里等着父亲和他的火车。瞬时泪流满面。

无论大江大河,还是小如虞河这样的潍坊市域内河,都是由数不清的小河岔子汇合而成的。官方给虞河定的发源地是坊子老城往南十里地的南灵山下,也对,如果改成发源于潍坊市坊子区的“南灵山、东王松等地”就圆满了。家乡人起意在水库那里立碑,写上“虞河头”字样,正合本游子之意。

我家住在虞河头,那是沐浴我长大的地方。想起清代诗人袁枚的一首小诗。我作文追求朴实、平实,不愿无功受禄引经据典,好像自己知道挺多似的。家住虞河头,情到深处,一时无有贴切的喻词,只得引用此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海纳百川,虞河水带着乡人的志向搏击大洋,也是好样的。

【怀念】

## 抚今悼恩师 追昔慰先贤

□纪有芳

冬遇见春,便有了岁月;天遇见地,便有了永恒。我今生遇见享有“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的范乡之老师和享有“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称号的王慎如老师,便有了我人生中弥足珍贵的师生情。

学高品端身垂范,  
不谋名禄不媚官。  
问君终生何所愿?  
一片冰心在杏坛。

这是范乡之、王慎如两位山东管理学院文学教授的人生品格在我心目中的真实写照。

讣告传来寸肠断,捶胸扼腕难回天。王慎如教授因病救治无效于2023年2月9日凌晨3点29分在济南去世,享年86岁。我们少了一位好老师,天堂多了一位好教授。

看到王慎如老师讣告的前一天,我收到了范乡之老师探史钩沉之作《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

我心疼未平,打开《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凝重古朴的史实叙述,练达精到的形象素描,恰到好处的桥段截取,使我仿佛乘坐上一列不受时空限制的文字列车,去追赶淹没在历史尘世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先贤楷模……

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指导下,聚集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十几个爱好文化戏剧的热血青年(其中就有王慎如老师的父亲王苓菲——后改名王照慈,在青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山东省第一个革命戏剧团体——海鸥剧社。剧社的宗旨是通过戏剧演出的文艺形式,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唤醒劳苦大众。剧社排演了表现工农劳苦大众生活的进步话剧,在青岛市区演出即获得巨大成功。当时上海《文艺新闻》称国立青岛大学的海鸥剧社是“预报暴风雨的海鸥”。

海鸥剧社不满足于城市演出,要把党的声音传播到最基层的农村,抓住农闲时机,1933年正月初二开始了第一次自掏腰包的远征演出。海鸥剧社演出的第一站是一个贫穷的小渔村,渔民一开始不接受这群没有锣鼓和戏装的学生,一个手拿二尺多长旱烟袋、迂腐干瘦的白胡子老头甩出一块袁大头做赏钱,驱赶海鸥剧社赶快离开。海鸥剧社知难而进,采取“先贴近,后演出”的策略,进村入户,先拜年、拉家常,熟悉之后再演出,接地气的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没有确切记载,他们一共进了几个村庄、走了多少路程、做了几场演出……

1933年夏天,因叛徒出卖,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

坏,王苓菲(王照慈)等人被捕。王苓菲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青岛民报》副刊编辑,其他人是青岛大学的学生。经家庭和社会多方营救,出狱之后,他们先后离开青岛,融入全国各地进步的文化、戏剧团体。

相聚一团火,散开是火种。海鸥剧社的历史不长,却培养了一批卓越的人才。王慎如老师的父亲王苓菲(王照慈),抗日时期在延安《边区日报》做编辑,解放战争时期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迎来上海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理论研究,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为新中国革命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绵绵瓜瓞传薪火。1998年春,海鸥剧社历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在中国海洋大学重新组建,并连年获得国家殊荣。

《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精准生动地传达了先贤开创新中国戏剧之艰辛,饱含着作者缅怀追忆先贤的崇敬之情。屈指算来,海鸥剧社等一大批进步文化戏剧团体,成立距今已近百年,毋庸置疑,先贤宗师们踉踉跄跄学童般的足迹才是新中国文化戏剧长河的滥觞。

我梳理、思考了一下范老师的文章和王老师病危的相关信息:范老师2月7日完成《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王慎如老师2月9日凌晨仙逝,走得很安静,就是在梦中走完了一生。

千秋功德谁评说,悼文飞去胜纸钱。王慎如老师在弥留之际没有经历病痛的折磨,安静得如同熟睡一般,静静地等待着完成今生和范老师共同书写的最后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范老师懂得王老师的心愿,2月7日写完《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最后一个字,完成了今生要与王慎如老师共同写一篇追忆父亲文章的约定。

王老师一生为人低调,不计名利,与世无争,却赢得许多荣誉和同学们的爱戴。最近有一位她40年前的学生,发来王老师留下的一首诗《我爱麦冬》:“我喜欢公园里的花红柳绿/更欣赏油油麦冬长青四季。/阳光下,她蓬蓬勃勃盎然挺立,/伴着花香,滋润大地。/风雨中,她舞动着柔韧纤细的身体,/守护着春华秋实。/冬天来了,她给大地披上绿衣,/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尽显一派生机。/我爱麦冬的品质:/不枯荣,不争宠,/默默无声,只为做好自己。”这首诗是在写她自己。她就是默默无闻、从不与百花争奇斗艳却四季常青的麦冬。

2023年2月9日凌晨3点29分,王慎如教授的心脏停止跳动,带着饱含深情的《海鸥剧社的前世今生》驾鹤西去,于天堂之上拜见父亲,告慰老一辈革命家的在天之灵。